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劉淡

滎陽外史集卷四十八

明 鄭真 撰

銘

白雲軒銘

白雲軒者三衢陳侯可齋所居也侯家世業儒自儒而醫以術起死者千百計早歳游京師受知王公大人辟為中書省醫再轉擢慶元路鄞縣尹鄞與三衢俱隷浙

左公航海之官去家將千里以慈母在堂懼滫瀡之養弗以其時也登高徘徊欲舍去不可得樞密分院大臣憐其衷檄命使者為之取以就養焉于時兵革繁興音問弗至晨昏之戀有加無已此軒所以得名也嗚呼孝為百行之首以公之孝思其親如此其與唐之狄仁傑登太行而悵然于懷者豈遠乎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侯之謂乎乃作銘曰英英白雲在彼青山漠然以靜悠然以閒時焉騰空時

馬觸石輪囷氤氲蘢蓯葱鬱變化不時蒼狗白衣桀馬

光輝玉葉金枝豈曰無心亦曰有象懿彼哲人以寓遐

想哲人伊何產自三衢以時行藏以道卷舒覲日之光

釣天帝所志存伊傅為霖為雨帝有恩言出宰于鄞誥

命寵頒煥焉增新遭世孔艱革兵紛擾以望鄉關鳴音

邈渺慈親在堂既壽而康倚門倚閭朝夕所望煌煌齋

居揭此巨扁匪時不思動靜幽展彼雲徐徐吾親何如

曷云能來以奉以娱彼雲孤飛吾盍歸止洩洩融融以

燕以喜念惟梁公陟于太行載顧載瞻慨彼河陽千載一朝前哲是效作銘以勸永世克孝

谷口莊銘

維古哲人躬耕谷口歸馬高風孰其尚友侃侃鄭公天府之英繩彼烈祖昭茲令名赤城之陽槃阿考室其中靖深其外棘翼栢松槎牙岩壑洞谺元氣鴻濛天地一家倉庚既鳴爰適南畝既種而穫孔多且阜嘯歌翩翩曰此有年鳶飛魚躍契彼淵玄相在爾隣紺瞳白首飲

酒酌醴以介公壽公樂徐徐公志不渝寤寐興懷以赫厥圖軒冕非榮金紫何貴用也斯行豈以形累嗟我同姓如途之迷谷庄莪莪誓言同歸

湖山軒銘

明之屬邑曰定海西去八十餘里地名靈緒鄉山水清淑是為故宋宗正少卿兼吏部尚書致仕文潔黃公之里予二年來以某事嘗過湖山書院拜觀公遺書舊槀蓋深有啓發焉者裘君可道築軒其旁亦以湖山自名

則凡言行出處之常理學文章之懿其有得于公者多矣不揆凡陋銘詩其間用以致景仰之意云銘曰

有植其軒控絡湖山皎焉清猗歸焉孱顔懿哉衆君曰適有居左右秩秩厥圖與書粤惟良朝廓無氛祲魚躍鳶飛適契爾心乃命乃戒乃遊乃遨載涉其深載陟其高綴英茹華採芳揚芬靈臺湛然不芥于塵念彼先哲有若黄公冠帶立朝展也儒宗亭亭新祠與軒相望炳垔流丹山川增光俯仰百年實公允師明發寤懷如或

見之願言蚤夜式克欽承庶幾來者保爾令名

愚齋銘

四明柴君元中扁其讀書之室曰愚齋予因為之言曰凡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其清者為聖為賢其濁者為愚為不肖於是品類之高下習尚之美惡固有不能相同者以君神氣清明學行純粹凡天道之流行賦與家國之理亂得失莫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事之所當然者乃令以愚稱之豈將沉晦免患如甯武子之愚乎將

不經不實如子羔之愚乎抑將默識心通如顔子之終日不違如愚乎雖然古人不可尚已志於古人者其非古人之徒歟不揆凡陋著銘以申其意銘曰

茫茫堪輿氣化𦆴𦆴參為三才曰惟斯人人生伊何稟乎是氣清濁或殊知愚斯係懿哉柴君既清而虚胡為居室扁之曰愚嗟君有言吾豈無意世途紛紜淫巧滋熾審其所由慎厥攸從此静而吉彼動而凶乃安乃居乃慰乃止及視默觀鴻蒙太始毋事詭隨以狥俗流毋

為夸毗以喪厥修喜譽兩忘得喪一致抱朴全真樂哉
斯世

拙巢銘

昔宋大儒周濂溪先生著拙賦始之以吉凶勞逸終之
以天下拙刑政絶嗚呼拙之時義大矣哉四明李闕
以拙巢命其所居其有得於周子之言歟夫拙者巧之
對世方以巧自矜而子之於拙乃甘心焉人之好尚相
越豈不遠哉銘曰

厥初生民有事巢居懿哉李君尚友隆古歸彼邃廬扁曰拙巢左圖右書於焉逍遥世方詭隨我克以正世方容悅我困弗敬迺慰迺止以嘯以吟如風在梧如鶴在林影與身俱心與神會動靜隨宜何間顯晦斲輪匪知抱甕匪愚全真反朴為德之符

種德堂銘

建安鎦氏止軒故宋屏山先生文靖公裔孫屏山忠顯公季子以道德著稱於時考亭朱夫子嘗師事之止軒

以世家子克承文獻之傳而復以醫自輔所活人不可勝數甞築堂於其郡之南浦盡挹溪山之勝扁曰種德云夫德猶木也種之於前者獲之於後者也古人云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所謂百年豈一朝夕之故哉止軒以種德名其堂吾知必盡力於所植而其效之所獲有不待言矣為之銘曰

有歸者堂南浦之陽面勝溪山煜其輝光作堂者謅揭名種德攸芋攸躋以偃以息岐黄有書功探化樞起廢

扶僵為德之符惟德在人天所賦予人弗善修厥德或汩至理流行生意何窮盡務爾力盡樹爾功爾源既深爾本既植勿助勿忘毋厭毋斁粤昔汝祖惟文靖公崇祀爼豆煥焉新宫象賢繩繩在而孫子善種倍穫永綏多祉

見南亭銘

見南亭者同郡王彦倫氏讀書之地也亭在城東同愚山謂之見南者盖彦倫之始祖察使公由汴徙明既歿

卜兆於其山之南鄉人因謂之南山由察使三傳至厚齋尚書公復祔葬其旁此見南所以名者盖不徒資為遊觀憩息所以寓夫展敬瞻省也夫南者陽明之地八風所藏四靈所聚窆窀之營於兹得吉文獻之澤所以蔭被後人者可知矣居斯亭也慨想先世欬晃之藏顧瞻松柏徘徊泉石精神血氣之感通固有如見其聲容笑貌者矣目注心存愈遠而弗忘焉所以奮起家聲紹承基緒與其山相為永久者不在兹乎銘曰

明城之東曰維同谷澗溪杳深岡隴回複一峯巋然審勢面南遠近亭亭拱焉相參粤昔先哲扈從南蹕乃歸乃藏窆此幽室靈聚秀鍾詞學名科文獻之光耿焉弗磨懿兹曾孫保有遺緒僾焉長懐庶幾日覯亭焉其間於以解顔松風四來颯然佩環求聲審形即象顯義衣冠九原默如有契我畜我儲手澤之餘玉海青箱時卷時舒山高水深煥發華采嗒然忘言瞻瘖斯在問所見者何有何無天君湛然造化與俱古往今來百世一日

先德貽謀顧言無斁

養素軒銘

苕溪嚴氏質夫以養素扁所居軒要予銘詩其間養者順而不害之謂故養頤見於易養氣見於孟子養之時義大矣哉質夫以養素名軒有古人尚質之意斯其得所養者哉不揆瓦石輒為之銘曰

沄沄苕溪枕於東吳隱士氏嚴曰適有居不雕以華爰簡而質以藏以修以偃而息至行内充動無不宜有如

食飲匪渴匪飢簡秩靜幽琴樽芳潔山高水長寤寐先哲從容周旋泰然安然於斯樂育以全其天世途營營斲喪本實所養既虧匪惕則怵泛觀靜思我其焉如抱朴全真往古為徒令譽靡忘百歲一日銘以申之有永無斁

愛日堂銘

同郡許孟和年踰弱冠刻志好修從名師講學為文章能中律度洪武癸丑以秀才徵至京師羣試吏部既中

選調官有日矣來謁予曰某幼失怙恃所以撫育而至於成立者大母某氏之力也明發有懷德報罔極若吾父母者既不得致其親親之恩矣幸而大母之在則於奉養供給其可不如吾父母乎於是扁大母所居堂曰愛日而化州石隆知縣慈溪烏先生江西參政天台陶先生文以實其事所以勗孟和者甚至竊聞古之居室及盤盂几杖皆有銘先生幸銘詩其間庶幾夙夜惕勵以無負先達長者之訓哉真乃為之言曰懿哉孟和之

心也夫愛發乎情根乎性觸物而動有愛焉弗愛焉愛而得其正斯其知所愛矣哉惟日為衆陽之宗自明及晦遲速進退行有常度人之於世也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衰則固隨日而變矣然而晝夜之間日之出沒循環不窮今日猶昔日也民生幾何修尋常遲暮今日寧復如昔日乎此孝子之於親其愛日之誠吾知其不能已矣且親者我之所自出也大母者親之所自出也吾親既盍先朝露矣大母而在則吾親也而况慈哺之恩有

終不能忘者乎愛日二字昔人嘗致意於其親而孟和獨為大母言之君子是以知孟和之心孝子慈孫之心也因銘於堂之户曰朝以出夕以入日在桑榆短景急銘於牖曰皓日行空不常在蕭蕭白髮朱顔改銘於壁曰陽春熙熙奉甘旨大母在堂顔色喜銘於几席曰心所安意所便寢處食息罔或愆嗟哉孝孫盡勉旃大母壽考兮用介百年

自牧齋銘

四明塔山俞氏寓維揚江上司徼巡之職屬時隆平境內無事將扁其齋居之室取易筮之得地山之象筮者曰吉在易謙卦初六之爻辭有曰謙亨君子利涉大川而其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夫謙者卑抑之義君子以謙卑自處以之涉險猶無不濟況平居無事適寢處食息之室者乎於是以自牧名齋而求銘於予為之

銘曰

地中有山易卦為謙往聖取象義密詞嚴有美君子卑

以自牧歸彼齋居逈謝流俗俗尚之趨崇高躋攀既蹶而跌罹彼險艱天道好謙而況於巳處下就卑斯其可矣至理存心適彼自然命分之定孰違吾天於時隆平鼔桴息警泰然安居静存黙省左圖右書從容舒徐朝斯夕斯厥功焉如曰無不敬曰謹其獨貞吉令終永矢弗告

竹屛銘

予客居都中屬邑之臨淮清苦日甚既二年始借署寮

院營所居於廳之東房舊床敝席縛竹為屏風糊以紙
而係之銘云
朴俗隨宜坐卧偃起夜氣之存默契玄理三載從容一
貧如水淮海天涯夢寬千里

屋舟銘

茫茫江海匪舟曷濟爾屋如舟吾其焉逝以藏以修以
泳以游蟬蜕春融樂以忘憂時焉琴樽時焉詩酒天地
浮漚於吾何有盼彼川澤我居我家匪隆以崇匪肆以

今歲月悠悠吾生猶寄或泛或浮廓焉無際至理忘言湛然心淵鳶飛魚躍其樂也天孔道不行秉桴是託懿哉而人聖賢可學

東園莊銘

淮水東作爾室去浮華敦本實偉儒先聿來居神孔完味道腴相原田比而櫛痔錢鎛力黍稷歲之餘倉廩儲為酒食斯樂胥匪斯今追古昔有嘉客豈不懌書帙編以永年金石諧宮商宣謌時髦佩衿肅道是傳豈私

淑地之靈惟其人俯仰�執主賓彭澤翁杜陵老今名
貽古儀表庄東園契我心山增高水增深終厥身保貞
獨作詩銘矢弗告

杖銘為徐景顏作

挺兹嘉植好爾正直以扶以翼愛紓爾力返乎頹水之
陽用以適進退之宜全君子之德

靈壽杖銘

得於華岳之顛即諸莆陽之野時止時行無或我舍學

變化而為龍恐不得而從也

風木亭銘

國子生平陽董璿仲石年十有二時值其父伯高翁棄世旣奠慨其親之弗得養也築亭山中扁曰風木歲時祀享以致其思云夫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此臯魚荅吾夫子之言也魚在春秋時舍其親以去不得仕於其君又弗克致養其親志憤心激卒以死亡人至今悲之夫先王制禮本於民彝適乎情文而莫之

過也若魚之死君子以為過於中矣然其言也雖聖人不能以非之而當時門弟子亦有因是而歸者則以為情之至也世世言事親如事天起居溫凊懼其違也滫瀡滑飴懼其鈌也不幸而天命有定人事之不齊則亦致其罔極之思而已養之不及思之無窮此風木之感所以不能自已者而況於松柏丘隴體魄所藏神明所安俎豆樽筵之薦如將見之者哉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告其子曰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而親不在矣而歐陽

文忠公之表瀧岡載其父崇國之言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文正少貧不能備養文忠少孤不及於養是殆有感於風木者二公既登政府皆以公師之貴贈及其親國家之恩九原必及豈虛也哉仲石於此有事焉勿忘焉顯親揚名以無忝所生斯足以慰風木之悲矣使夫日改月化忽焉不加諸心豈人子事親之義也耶雖然仲石之父歿矣幸而有母存焉夫不及養其父而猶足以養其母所以不忘其父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人子之於父母各盡其職之所當
為而已彼有衷毁亡身若臯魚者何容心焉為之銘曰
歸斯亭山之麓肇嘉名曰風木木之生有本根埴以培
枝葉蕃風飆嘘氣烈烈撼以摇慘摧折人之生本厥親
大義全重彛倫命短修生死訣養不逮痛嗚咽霜露降
祭以時酒醴洌牲庖肥攀松柏眄泉石心悠悠思罔極
精爽邈音容遥長夜寂不復朝偉臯魚古名哲情莫伸
甘殞滅繫名言我所師感由衷曷不悲孝通神善克報

我作銘申以告

屺思軒銘

永嘉王綬廷采以國子生奉上旨分教中都扁其所寓軒曰屺思予嘗過而問之曰魏詩之三章孝子行役登山以望其親自父而母自母而兄序其一家之親設為念己之言寓其思慕之意庶幾以親之心為心者廷采越在畿甸去家三千餘里念母而不以及父其於義何居廷采曰魏詩之孝子自其親在者言之爾吾生十閱

月值吾母某氏棄世抱養為姑諸父取以為子年幾三十吾父曰綏吾適嗣也而為弟後可乎使歸而復諸正侍養左右而吾母之聲音顔色莫之識也夙夜寤懐庶幾如吾母之存焉此屺思所以名也予應之曰可乎哉夫思發乎情人莫不有所思思夫宴安華好則為宮室飲食輿馬服御之奉思夫功名富貴則有公卿爵禄之求是皆非所宜思也若乃母子之親念一氣之分慨九泉之邈倚門失望陟屺興思有如吾廷采焉者此天理

人情之至也魏詩親在而致其思廷釆親歿而致其思親在而致其思親可得而見也親歿而致其思親不可得而見矣使夫廷釆得如魏詩之孝子行役而歸其慶在堂起居孝養寧有慎旃無棄之辭也耶廷釆幸而得致養其父不幸而失養其母此屺思所以終其身無窮也徧焉而朝夕覲焉其亦見廷釆能用其情矣哉雖然孝子之於親不徒思而已也昔吾鄉先生袁文清公生六日而孤母夫人史氏寢疾形神欲離以公在乳母襁

禄中猶注目焉公既長念之不置屢形於言及貴為內
相史氏得贈陳留郡夫人文清太師越國曾孫外家史
氏世相封王為四明盛族公既紹承華閥榮及其親燎
黃山中縉紳君子以為其母庶幾不死矣夫揚名顯親
士之所謂孝也廷采成均之望行將大用所以興懷名
哲迪光先緒者不在茲乎豈曰戀戀於陟屺之思也耶
為之銘曰
言陟彼屺言思我母彼天者何曷不眉壽我生之初厥

聲吟吟厥月甫旬罹此毒荼婉孌諸姑慈養育撫誰其
子我言有諸父厥既有立以書以詩寸草春心熈熈春
暉椿樹在庭霜雪愈勁嗣續之傳言歸於正淆滴旨甘
克敬克恭而母不及涕泣焉從漠漠重泉冥冥幽肂隧
而相見悵莫之致惟山有屺載陟載升言致其衷天髙
氣晶盼睞踟躕以丘以壠宿莽其萋宰木斯拱大孝終
身著目存心有扁者軒肅然如臨哀哀劬勞欲報罔極
奉以周旋德禮無斁日月易流寢興遑遑恩需錫類不

顯其光以孝移忠惟古名哲我作聲詩言篤其烈

來德堂銘

平陽林興直敬伯氏故處士文卿之孫敬伯在總角時值其父彥暉有事行役而文卿以大父之尊撫之至而教之篤也文卿即世祖母程氏繼承厥志如文卿之存興直亦感激思奮從師取友受春秋經貫通諸傳學正而文曾程氏繼歿買山將合葬且構堂若干楹為廬墓計適朝廷誕興文治興直以俊選至京師入成均為上

舍生奉上旨分教中都將二年而大父母之窆竟弗及臨罔極之恩不知涕泗之交頤也將告歸墓堂下期盡其心焉而助教先生檇李貝公扁曰來德且著記以勗之予聞之作而言曰先生可謂忠厚之至哉夫德本諸性分者也而謂之來者豈自外至者耶盖即其用力以底其成功用以迪光前人垂裕後昆爾譬之木之生也有本培埴而生息之則其末益盛水之發也有源濬决而疏導之則其流益深人之生也本之以仁義持之以

朴茂見之日用彛倫措之功名事業高明正大之規深長悠遠之慮不止一世一人必至於百世子孫曾元以至於雲仍無窮也後先相望大小一致豐融而醲郁沉浸而涵育德之來也可勝用哉若稽林氏系出泉南在唐時名攢者為福唐尉後以五季之亂徙平陽之四溪而析居於嶺梅嶺梅之族始於宋叅議遵治行倬著有名於時至其子季倫以直道晉司諫省輪對上殿長疏短劄士大夫傳誦其後有名望之嘗知道州為名太守

望之子太玉入元由郡博士至建德推官奕葉相承衣冠蟬聯而文卿以建德子雖不克享有世禄而從容自適以教孫為已任際今聖世敬伯受業成均承先生長者緒餘被菁莪樂育之盛珪璋聞望非一日矣兹又將從其父彦暉依大父體魄之藏以居思其志意笑語居處與夫所樂所嗜神而明之玄德升聞嘉祥沓至振闕下之家聲艶譜牒之光榮者不在兹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敬伯其有焉庸敢本貝先生命名之意而為

之銘曰

粤惟林氏泉南肇居由福唐出系緒有初至孝顯聞親喪廬墓嘉應自天白烏甘露植表亭亭闕下著名平陽散處煌煌厥聲惟參議公實為始祖大諌立朝克踵其武桓桓道周江海一麾建德決獄民以不虧閥閱之華善承善繼百世千禩有引勿替惟敬伯氏紹志遺經以嗣以續惟德其馨自本而支貽謀燕翼天性民彝豈曰外鑠歲月如流盍謹厥修厥德之來厥心休休其來何從

其即何所浩然沛然孰竭孰禦積之既有式厚以豐囊探券付以事以功皇天無私惟善有報人之弗力天曷以造人文交孚伊德之符詒爾子孫永終令圖

蘭室銘

蘭草之香者也詠於詩載諸易春秋傳紀之離騷經賦之隱人君子有取焉真以非材奉上命教授廣信府道經玉山邑教授程先生德武要致之家巖谷間崇構秩然俯仰上下淺青叢碧可愛可玩皆蘭云德武署其楣

曰蘭室是所謂托物比德者耶為之著銘曰
歸彼作室有蘭其馨天風四來吐芳敷榮其芳歲莚其
榮煒爗靈根幽叢紫莖緑葉懿美哲人慎厥攸居聃焉
華茲為德之符曰維援琴曰維紉佩菲兮彌章紛兮繁
會相彼膚流一薰一蕕不有君子其誰與儔盍懋爾功
盍勉爾力朝斯夕斯以培以埴毋若申椒專佞慢慆毋
若荃蕙化而為茅不流乎同必謹其獨息焉游焉永矢
勿告

滎陽外史集卷四十八

榮陽外史集卷四十九

明　鄭真　撰

銘

晚翠堂銘并序

予友單守道氏前朝宦族家於晉之臨汾臨汾密邇太行多幽崖窮谷固陰沍寒獨行犖确間見長松離立偃蹇自傲不可狎玩而根深榦碩蒼翠欝然若有待者因

喟然嘆曰事之成就亦猶木矣其在於晩乎於是扁所居堂曰晩翠取范魯公詩語也魯公在石晉時由翰林登宰輔入宋以舊德仍居相位其出處大節未容輕議而於保身之道蓋庶幾焉從子杲求奏遷秩誡所謂躁進焉者魯公之詩昭昭乎立身行已之誡至其後復以園花澗松為喻可謂深切著明也已使魯公諸子服膺斯訓寧有異時貶黜之命乎夫富貴在天行藏在已反而求之斯可矣且松之在澗谷一物類爾然而堅氷甚

雪之變亂形自如則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地者誠非凡草木矣是故隨時而變榮華之驟盛者也歷時而不變質直而慤實者也士之生世以堅忍之姿致貞特之操不有耀於前必有聞於後不苟伸於一時必有濟於無窮斯有得於魯公之言哉守道厚質修儀而遂於問學以明經中選為國學生同門之士歷憲臺登省部官承宣布政使者相望先後而守道奉旨分教中都恂恂退讓自齒韋布世之錦綺華好朝榮暮悴者曾不以動

其心斯不亦古君子之道哉夫天下之物不期於用而自無不用况於士君子之學果足以為世用者乎積之既充養之既厚登諸廟堂為柱石為棟梁出類拔萃艷晚節之光榮其不望於守道者耶守道元故湖南憲副明卿之孫同知通政院事仁美之子以兵難失其母來京陵訪求得之人以為孝云

有丸其松在彼崖谷歲寒雪霜蹇立乎獨匠氏曰咨梁棟其材孰用其良維其時哉凡物之生紛紜交錯萌者

栟者或䕯或蓍造化循環柄其樞機盛衰生息厥理則
宜人曰木公挺然晩節正色凌空沃兮其烈彼美君子
有聞厥聲惟氣之清惟節之貞相彼宦途榮耀夸詡勇
進疾登聯翩步武反已植躬退然不勝詠歌聲詩藏修
燕寧㴞懷先哲悔言在斯歳月遲遲寧不吾待冠冕非
尊韋布非卑大器晩成福祿其綏草木英華托興比德
歸哉堂居過者必式

白雲親舍銘

白雲親舍者國子生陳士方氏奉親之地也在今永嘉郡平陽五十里南湖一曲其地有金峰靈鷲之勝而儀岳一峯高出天表龜山鴈蕩岡連隴接映帶遠近或起而翔或拱而伏其外大海盤礴一瞬千里風雨四時各極其變顧瞻白雲常近衽席間如鸞如鳳如象如馬如車如蓋如蒼狗如白衣如玉葉金枝有不可勝狀者焉士方之父南莊公年踰七十雅志隱幽樽爼琴奕日與白雲相為主賓士方與其兄紘弟徽朝夕承顔問候備

得其歡翁嘗慨然曰吾其有子矣乎於是士方請扁為白雲親舍而助教檇李貝先生著記以為秉彛好德之良有得於古人之所同然者可謂善於立言者矣嘗試言之雲之為物陰陽二氣之所聚也察五色以驗災祥則保章氏掌之太史氏書之盖即天象以驗人事有民社者所宜謹也托物君子因其所見形諸詠歌至謂白雲闕

瞻者謝世離俗之云也若乃登太行而望河陽以為白雲孤飛吾親舍其下者盖其千里之遠

一念之誠隨感而應有不能自已焉范文正公著其事於貞碑以為凱風孝子之用心誠有以知梁公矣若士方者其心梁公之心者歟然梁公登太行而思其親在外者也士方居平陽以事其親在内者也同者其心也不同者其迹也不於其迹而於其心使梁公復生亦當謂其出處之同者而况師友之間見而知之不有以喜談而樂道者乎且夫父母者我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不可量也士方少既失母今幸有父存焉存者養之終身

歿者思之終身各盡其心斯亦可矣豈直漠然茫然自託於太空之浮雲也哉士方清修謹飭而懋於為學洪武八年以有司敦遣入京師由國學奉上旨賜襲衣分教中都且將二年蓋嘗登莊周惠子之臺鍾離國之故墟慨然而思泫然而悲者數矣是果不同於梁公歟孝為百行之首人尚不知之天固有以知之矣白雲之垂象不在於士方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士方之謂乎為之銘曰

眄彼白雲矗乎浮空時焉鬱葱時焉龍蓯翼日以飛觸石而起一氣鴻濛莫究終始變幻不時粲兮光輝普致神功同符化機惟山有雲以近非遠繇彼高居煌煌巨扁白髮尊顔穆然宴閒進退卷舒抗焉塵寰人曰耆碩必恭必敬介福維祺伊天之慶嗣世象賢堂構是圖有仲有季或毅詩書起居趨隅誨言斯在拜舞肅恭斕班衣綵卮截樽醴既旨而甘吹塤吹箎以雅以南俯仰山川白雲在目寤寐寢興矢言弗告彼雲徐徐吾親以娛

心與神游沖然太虛大義彜倫保其遺體託物興思庶幾在此粤狄梁公言陟太行河陽顧瞻踟躕徬徨萬人一心萬世一日是則是傚永終貞吉

落雲亭銘

山林瀟散之士隨所遇而得所樂初不以物累也是故以天地為室家日月為户牖山川為閫域江海為界限俯仰大觀物無不可浮雲太空隨時變滅何獨介意也哉此無他物之在宇宙間者皆至理所寓也外之所觸

內之所得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特假雲以見意爾不在於雲也噫豈淺淺乎哉泗州博士陳先生楚賓世家天台嘗行所居東園得竒石如砥其端有窪隙似硯可貯水楚賓曰吾少好古法書而業弗及竟今得此石豈造物者嘿有以相之耶遂鑿洺於石之東搆亭其上旁有松數十章髙出亭表楚賓日往習書有白雲自松上英英然飛墜几席間楚賓顧而樂之因題其額曰落雲取李謫仙詩中語也夫造化人事相為流通君子之心

造化之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下之理孰有過於此者乎雲形而在下者也就其動靜去留而察其所以然天地造化之精具矣夫理會乎心心融乎理悠然怡然殆與浮雲相忘於沖漠之表其孰計夫咫尺之近耶昔曾點浴沂風雩詠歸識者謂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然則楚賔之所自得者誠不在雲矣區區翰墨之微尚奚言哉銘曰

茫茫太虛雲其邈矣秩秩斯亭雲其落矣彼雲無心幽

思愔愔曷不膏澤以雨以霖彼雲有象變幻忽慌玉葉金柯以寓遐想德人天游神與道謀如彼浮雲從容夷猶上有喬松下有文石一鏡磨銅秋波湛碧泚筆如杠有鋒有鋩揮洒縱橫以鍾以王書有象形浮空五色造化之妙爾胷爾臆冥冥化機孰主孰持澒洞鴻濛曷測其微返視息聲忘形物我雲形焉如來降來下動容周旋其樂也天有如弗信請質幽玄

植勤軒銘

臨川王熙謙和以植勤名其軒居之室中朝搢紳士大夫既論著其義行工部主事彭公德修以謙和同鄉親契之厚復請予銘詩其間予何足言之哉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勤而廢於怠者君子之植其身亦惟勤而已植者立也樹也易曰自强不息書曰所其無逸植勤之謂也謙和以植勤名軒其知所植哉獨不觀諸木與稼乎植之既勤期以歲月材不可勝用穀不可勝食也一或怠焉棄焉其不至於蕪廢而茅塞也幾希且夫學

問之道無他亦惟其勤焉耳勤則成怠則廢古之人皆然也今之人皆然也舍其怠者就其勤者學其有不成者乎謙和荆國文公之裔荆國之宰吾鄞也築臺讀書其上俗謂荆公臺遺風故蹟猶可考見其在相州幕夜誦及旦出而臨政不遑櫛沐韓魏公初不之知以少年逺大期之其勵志勤力有如此者故其文章學問高視千古致位宰輔建立制度以堯舜其君民其亦可謂命世之才矣世運既移故家喬木不與風花霜葉俱就泯滅迹

其言而考其行殆有如聲容笑貌之接者則所以迪光
前人垂裕後昆者不在於植勤矣乎於是有事焉勿忘
焉如木之植稼之穫斯可矣毋若人之揠以拔撼以搖
也為之銘曰
凡民在勤勤則不匱有若植焉匪勤曷藝衆方嬉嬉我
獨孜孜毋怠爾力毋懈爾為如植於山如植於畝既息
既蕃終善且有藤蔓斯除荼蓼斯薅匪勉有事匪劬匪
勞厥功告成有居有食令終永圖君子貞吉懿哉君子

式克似之徧焉覲焉厥鑒在資若昔聖賢布我方冊道尊德崇兢兢業業古往今來歲月如流惕然於心敢荒厥修堂堂荆公曰惟爾祖相業煌煌蟬聯珪組文獻之傳茲三百年子孫繩繩象其德賢惟勤有功惟善有報善植善穫是則是傚

至樂堂銘

世言人子之事父母如天地然不得意於父母則為得罪於天地至親之分其嚴矣哉夫使父母具存同躋上

壽婉容愉色克盡孝養之心斯亦人道之常爾若乃睽違於干戈患難之時會聚於禮樂盛平之日食祿奉公歷堦稱壽縉紳君子舉稱其孝噫非天下之至樂其孰能與於斯鳳陽行大都督府都事宋公原敬在元季時年十有四侍其父某母某氏宦游山東適青齊兵起原敬與其父母相失為卒趙某所得官軍既至有貟外陳禮從趙取以為子遂冒姓陳氏居淮安之桃源從師取友志學為務而於其親至於一舉足一舉目之間未嘗

忘焉聖運肇開徵試吏部授潼川同知遂寧州事會山東朱巖來為倅具以其事告之且曰吾非陳氏不至此使吾親尚存幸而得見死不恨矣巖為感動及以内艱去職遂為訪問得其父母於歷城以書來報原敬取以就養聞諸朝復舊姓因請扁其親所居曰至樂云夫樂根乎性發乎情凡其應事接物適乎心意而形於顔貌者率謂之樂而況至親彝倫之重二十餘年之别一旦相聚以生相養以全者哉若稽前牒老萊子之衣毛義

之檄顔考叔之类所以致孝其親者不過平居無事時
蓋其常也至於霍去病迎其父於平陽朱壽昌得其母
於同州二家之事固有由然他如周存杜羔之流以亂
離失母所在後或得見與否有幸不幸存焉然時之君
子樂稱道之誠以秉彛好德之良有不可泯者以原敬
之於二親瀕死展轉而得遂其安養孝敬之實寧不大
書特書使天下後世歆艷而誇美之乎想夫雲雷遘屯
寓縣興難鋒鏑之交玉石俱棄瘡痍呻吟驚駭耳目市

邑之聚所過成墟百口之家存無二三及天日昭明衣冠文物俛仰疇昔感慨係之矣其有父母俱全於久離濶别之餘得見其子爵禄之榮而享夫福壽之盛者豈非人所難世所罕哉謂之至樂信乎其至樂也已乃為之銘曰

天壤之間渺然有身是身之自曰吾二親恩斯勤斯天地比德養志終身期盡厥職命也不辰草昧氛塵奔走逌逃敢言逡巡骨肉之乖患難斯亟起居興懐孰侍親

側遑遑東西子我者誰有嬀之後庶其依歸日月悠悠既思既慕視世茫茫孰殫情愫聖作物覩值兹文明守官潼川以寵以榮暨暨同僚溥言是訴所云周旋遽以憂去書來翩翩曰親在焉生我鞠我克全吾天歷城之陽駕言千里安車奉迎親顔以喜怡怡愉愉上堂起居滫瀡旨甘朝夕是須鞠躬奉教載色載笑兒令健强親聿其耄昔相别時指天為期遇合非難曷云其遲昊穹至仁俾遂所欲眉壽燕寧百年是卜花誥需恩王言是

思以錫以封粲焉光輝人孰無親目斯爲盛我刻兹銘以侈具慶

玩易軒銘

天台胡先生惟中世家仙居問學老成於書無不讀而尤邃四聖之書嘗扁其軒居曰玩易從容吏猶餘五十年際聖運肇開有司敦迫就試浙闈考官永嘉孔公克表正夫檇李貝公瓊廷琚讀其所著易經義詞理優等置在四十名之列銓部擬爲鳳陽府五河縣學官五河

中都畿甸國家興王之地自兵燹以來學校廢弛草屋如椽不蔽風日先生不以為陋宴坐其中觀於天地之變化陰陽之消長鳥獸草木生育動植各得其所若有默契者於是仍以玩易揭之國子助教會稽錢公子予既為記之先生復使其子伯霖來求銘詩而真奚足言之哉夫象辭變占其道雖四其理則一玩者觀之審也觀其象而玩其辭吉凶悔吝見矣觀其變而玩其占進退憂虞著矣學易之道何以加焉且易之為書廣大精

微孔聖讀之至韋編三絶况學者乎自周子著為通書太極圖説上承羣聖之統伊川程子考亭朱子又為易傳本義而項公安世復作為玩辭由是天地鬼神性命道德之緼廓如也朱子之學散在東南天台董公楷實為傳序之正董公附錄纂註天下學者家傳人誦其有功於名教不細矣先生生於其鄉得其緒餘因其所學以推其至通乎天人達乎事物登名科典教席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由著以知微由體以適用非至誠之學其

孰能與於斯嘗試論之天地一易也吾心亦一易也萬物不違於天地而天地不外乎人心即吾心以求之天地萬物之理在我矣昔四明鄉先生文元楊公著已易即諸心發明之說者謂與先天學相為表裏然則先生之玩易其果於心矣哉想夫肅容正襟朝夕晤對羲文周孔如在目前俯仰上下端倪呈露動靜語默莫非妙道精義所在其孰得而窺之真不敏無聞於乾坤六子之說不能通其義而神其用獨念先教授府君嘗治是

經多所著述手澤具存而趨庭日遠無所是正先生同年之契其尚有以教我哉遂為之銘曰

粤古初人文起庖羲畫闡玄理後聖作有象爻動靜涵陰陽交偉宣尼繫精義質蓍龜考卜筮兆既成示吉凶事物來慎所從懿若人具全易相厥心與天一默齋居造化樞盻八極睨六虛龍馬圖妙探賾表裏融上下察氣之神中夜存萬理備徹本根無極翁彼先覺發精緼淑來學思乃精神以靈水之清月之明憺至和眇流俗

詩以銘慎其獨

宜晩堂銘

宜晩堂者四明奉化江君濬逺歸隱之地也濬逺世為奉化儒族精於易學元至正間客遊燕薊公侯貴人樂為延譽得官閩南值時事既非解紱東歸作堂以居曰吾不復仕矣夫士之大致晩節尤難保身斯不辱身肥遯所以无不利謂之宜晩蓋將留連光景致其貞信自守之意豈徒杜陵咏歌一時取快於山水間耶昔宋四

明鄉先生鄭忠定公端平罷相歸號安晚移陵以謝太傅比之俯仰百年先烈如在濬遠殆聞其風而興起者耶為之銘曰

長汀之墟黄甘與區有美江君作堂渠渠翠屏在列寤對宜晚日居月諸樂矣忘返夕陽山西澹然清輝魚勞欲潛鳥倦欲棲曰動而静曰作以息一氣靈神萬里凝寂太虛無塵幽思悁悁嘯歌睽翩燮適我心宦轍迷途豈不歷涉人生百年盡樹明哲粤惟四明文獻相望舊

學甘盤太師魏王安晩言遡東山故里歳宴華子高風仰止毋曰尚强慕彼華妍左顧右趨或戾或愆毋曰未耄進不知止車仆馬蹶旁笑竊詆保沖養和允也其時令圖貞吉古今同歸

古鏡銘

知宿遷縣慈谿馮道常至鳳陽府白事以同郡斯文昇家之厚訪予臨淮學宮將别出一鏡以示形制殊古予語之曰此世所謂壽光先生也不獨鑑子之貌亦足鑑

子之心矣道常曰府推宋公廷臣所贈也公豈有他哉以某方宰百里欲燭理之明處事之精有如此鏡焉爾予遂解之曰道常可謂得公之心矣永以為好庶幾在兹為之銘曰

湛光晶鑑妍醜靡莫昏貽永久正爾躬肅爾容皎若月行太空燭隱幽發欺蔽政日新矢勿替

友于堂銘

曲陽為中都畿邑山水清淑令公侯將相之地楊文裕

作堂以居與其弟文質恂恂敬讓數十年如一日邑文學新安胡士安先生扁之曰友于不揆凡陋輒為之銘曰

懿彼君子有嘉德音奕奕堂構山高水深維爾伯仲因心則友侃侃怡怡豈不永久吹塤吹篪既樂且和酒殽具備式燕以歌施政一家同氣異體肅焉雍諧冠裳濟濟相在左右有琴有書造物與遊浮雲太虛賓客斯集以篤爾慶上堂後先金玉交映春日載陽棣萼敷榮天

風四來播其芳馨鴈鴻睽翩鳳鸞軒翥俯仰踟躕攸躋攸芋動容周旋其適也天光澤之遺保玆百年禮讓莫愆爵祿何貴彼有閱牆胡不知媿

行素齋銘

金華武義高先生思聰取沂國述聖公語扁其齋居曰行素周府長史為之著記會思聰以鄢陵學官謝事歸里舟次淮滸要予銘詩其間不揆瓦石輒為之銘曰

至靈者人參天兩地素位而行往无不利勿外是求盡

反諸心貊其德音如玉如金富貴匪誇貧賤奚慍患難夷狄孰為吾病道之在躬岌厥執中日居月諸優游從容彼索是隱彼行是怪欺世盜名淪胥以敗或僥以致或倖而成蹈險弗測憂危兢兢我所弗為彼或自得善惡予師敢不自力齋居君子儒林所宗佩服斯言庶幾中庸志堅信篤如射中鵠守以終身永矢勿告

永思菴銘

君子之思其親惟其誠而已誠本於心根於理則其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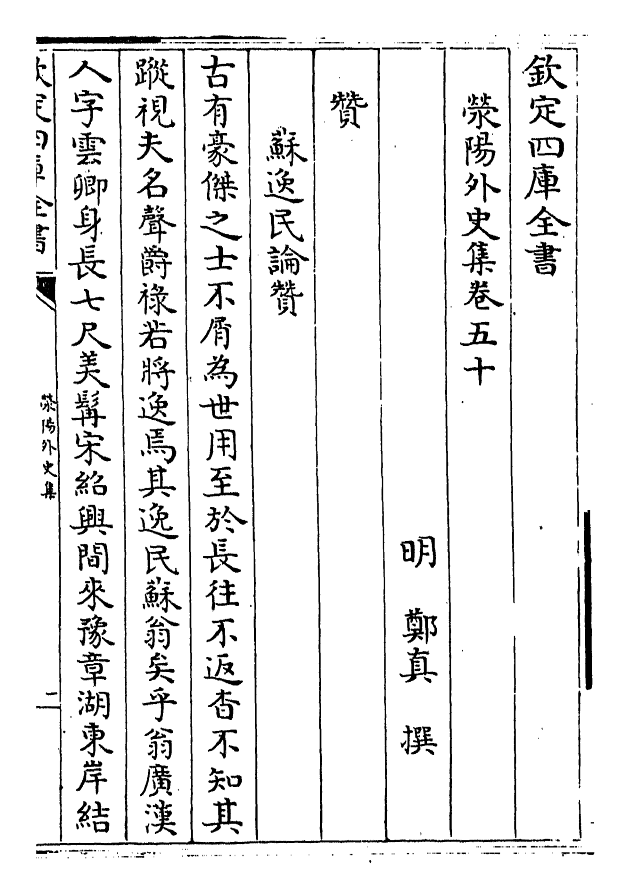
也無窮焉一有不誠則人欲其間之矣其能永思也哉
人非父母不生鞠育之恩昊天罔極於其簡冊之存則
曰手澤存焉杯棬之存則曰口澤存焉況於山川宅兆
神靈體魄之存其不慨然而長思者乎江西南昌鄔子
巡檢伯高氏東南世家由寧海徙居東陽凡五世伯高
踵學績文卓有名聲自其先府君惠實既沒奉其母厲
氏以居及以薦者登朝授山西絳縣司征謁告歸省則
其母不旋踵亡矣彼其祿養不逮而心不能忘故於邑

之榥風里二親合葬之地構庵曰永思云噫不有以見其誠之著乎想夫歲時展省雲深木寒音容之戀不勝蓼莪之悲緒業之遺凜然堂構之責以是而慎焉修焉則凡日用常行之間處事接物之際所以不虧其體不辱其親者可不思所以自盡乎思而得之為而必力行而必遂九原之下豈不綏我思成而致福祿之盛乎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伯高益以致其誠哉為之著銘

曰

繄若人思悟悟歲則久月則深人之生惟父母養以娛我當厚風木悲孰致之邈宅穸見何期攀柏松盼泉石感動勞匪朝夕思乃精神靡寧庭宇構陟以登列饌牲紛俎豆享而薦駿奔走山穹崇水渟瀯神靈來風泠泠思古人舜其孝終身慕我則儆慎厥修報所天奉先訓肅周旋感則通誠之至福履綏俾昌熾告嗣續永乃心矢勿諼貊德音

滎陽外史集卷四十九



榮陽外史集卷五十

明 鄭真 撰

贊

蘇逸民論贊

古有豪傑之士不屑為世用至於長往不返杳不知其蹤視夫名聲爵祿若將浼焉其逸民蘇翁矣乎翁廣漢人字雲卿身長七尺美鬚宋紹興間來豫章湖東岸結

廬獨居闢廢地為圃治蔬織草屨市鬻不二價日給薪米有餘則資借貸負償不介意張魏公浚為相馳書函金帛屬豫章漕及帥曰予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也近聞灌園東湖非折簡能屈幸親為我必致之漕與帥乃更為游士造焉翁方坐茅簷補納二人前揖問其鄉里曰廣漢人也識張德遠乎曰舊與之識今已三十年矣曰上起公為相其識量何如曰忠心可矣但長於識君子短于知小人恐未了國家事爾因入攜敝筐以杖擊松

花分盞以餉二人笑謂翁曰某等承乏帥漕得張公書知公寓此俾以禮招恐儀範莫親故假士服以來已而旌旗塡道力祈同載翁謝以明日就見挽之再三堅拒不能得至期兩司交伺不至遣使逆之則書幣家具如故而翁已往矣夫宋至高宗南渡易所謂窮則變之時也廣漢之間哲人生焉其在布衣王伯將相之略未嘗不朝夕往來于懐也國步孔艱張公出而以一身任社稷安危之寄慨念故交雲泥迥隔豈不欲其陳力就列

以共致太平耶逸民胡不翻然一出以慰其渴見之思耶盖當二聖播遷中原塗炭宗澤渡河之請沮抑至死李綱招撫之議貶竄相繼陳東以上書見殺胡寅以直言不用祭養湖山忘國大恥南北之議固以不待秦檜有言而已蠱惑于帝心矣禍福起仆張公尚不能保其他復何為哉逸民盖有知乎此矣况夫有志之士猶有欲蹈東海而死不肯處小朝廷求活者則夫書幣千里之貽漕帥野服之見逸民豈為時出哉嗚呼布袍草履

與承貂莪冕者孰榮荷鋤舉鍤與當軸秉鈞者孰貴然而張公誠可謂好善而忘勢者逸民豈非樂道而忘人之勢者歟雖然世有古今人無古今百歲之後山林江海之士庶幾有如逸民者乎吾尚得而見之矣其詞曰在宋南渡風教以漓功利所趨聲應氣隨逸民氏蘇蹇立乎獨古有作者以嗣其躅豫章東來有屹其廬胥爾扉屨晝爾畦疏以貿以易衣我食我傲睨嘯呼我無不可煌煌相君翱翔青雲亟書以將頒我閶臣我本忘形

豈以形累出虛入無溘焉如蜕相是君臣東南偏隅富貴如雲我其何居吾儕小人附勢逐利勁節高風邈不可致漢廣之陽生氣凛然九原可作吾其執鞭

九皐處士傳贊

予讀甬東史君行可所著九皐處士傳嘆曰嗚呼是豈非有道之士乎哉夫身不外道道不外物彼役於物者豈足以語道哉晏處士居鳴鶴山之下講授弟子暇則援琴松陰命歌鶴鳴之詩亦云樂矣而其所以樂者則

不在是斯真與道者也昔者儒先君子論顏子曰非樂
疏食飲水也嗚呼其學顏子者乎作九皐處士贊
鶴山之墟至人所居神遊物初逍遥虚徐彼鶴在林載
好其音我歌以琴天地之心
予往年讀書鳳浦湖處士以事來獲一再見挹其顏
色聽其議論有不能釋然者後史君出示其傳遂為
之贊嘗以質諸顧先生德潤因循未寄數月德潤自
慈溪歸言處士死矣斯文且不及見矣悲哉夫是非

混於生前公論伸於死後人之於世無不皆然以處士立身絜行其生也人固樂稱道之矣其死也孰得而泯之哉予家去處士舍百里未克奠生芻以矢其哀乃書此以遺其子世有知處士者必為之慟哭而流涕云

杏林圖賛

同郡陳君子雲居闤闠中自其先世嘗以醫入翰林逮至祖若父復以其學遊縉紳間名聲益大以振君既克

給其傳凡以疾來告者爲之胗視不少倦發藥率不計其直以金帛致謝者亦不以經意人以是賢之子雲嘗慨然自念曰道之在人初無間於顯晦貴賤也使有一毫及物之心亦足以爲道矣古之人有如董奉者庶幾所謂有道而隱者乎而世之好奇立異者詫其賣杏一事指以爲神仙清虛之流則亦不知用心之所在矣吾嘗想其爲人企而慕之早夜之間若有以見夫形聲影響之接者於是繪爲一圖庶幾千載之下將復有如斯

人者焉予既聆其言披其圖喟然而歎曰嗚呼若君者其亦所謂尚友者乎夫時有古今道無古今道同則人無不同矣古今云乎哉以董氏之在當時為人愈疾而人為之植杏曁夫賣杏收穀而復以濟人之貧之者斯所謂德於人而不責報於人者矣陳君聚藥為餌而以濟人利物為心斯不類於古人者耶豈必玩芳取實區區以追逐其形迹也哉覽者當有得於是圖之外粉墨之工毋徒以議為也

瞻彼陽林有㷰其葩錦綉紛披敷榮耀華生物之功流行不息睆彼樹間有磊其實來貿來易以斗以升或肆其貪虓虎震驚厥積既多我儲我貯以卹以賙厥功斯著至人逍遥佩琚飄飄撫圖寤懐千古一朝太丘之裔黙焉心契死者可作吾其勿媿

採芝生贊

真嘗讀漢史誌紫芝之歌為四皓作竊疑焉夫人聲之積者為言言而成文則其聲之著也若紫芝之歌者豈四皓

同為一辭哉盖心同則道同道同則言無不同彼四皓者處則有遵難之義出則有靖難之功所謂心同道同而言無不同者復何致疑矣乎四皓夏黄公其一也黄公為吾四明郡人墓在慈谿縣西南六十餘里至今其地呼為黄墓鄉先生内厚翰齋王公嘗為之贊載在郡史其子孫散居江之南者往往有之在松江者尤號巨族有名大有字原威者以採芝生自號其善學古人而無忝厥祖者歟按傳記云土和則芝草生又云王者仁

慈則芝草生是則芝者固非凡草木矣彼秦何時哉而芬芳瓌麗在山林之間有以得天地之和者如此則於託物詠歌固若有如詩人之賦比興也而其辭曰富貴之移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則玩世潔身蓋可見矣故其卒免焚坑之慘逐鹿之禍者豈偶然哉世運代更昔之秦者今漢矣四皓者為時而出精神丰采動乎九重之上而一語之建足以定主器之危疑開前星之腌昧雖韓彭之功良平之智有所不及者然則其身之出處係

乎人之治亂矣哉今生當太平之時固無事於隱矣顧
乃却榮華而甘澹泊舍奔趨而事肥遯所以自適其適
者無往而不得焉豈必居商嶺之高擷三秀以取芳潔
也哉且夫名者實之賔有其實者名必隨之生以採芝
自名其必深知古人所以樂夫隱者矣嵗在癸丑真以
浙江進士分教臨淮與生相遇濠梁上見其神清氣明
誠不為事物所汩者固心敬之矣講授之暇嘗得鐵崖
楊先生大雅孫先生所著採芝生傳觀之其序事詳實

得太史氏遺法乃為之賛以竊附其後巽曰扁舟東歸

尚當與生入句章山中造黄公墓酌芳薦蕻雜其荒蕪

野草焉賛曰

古有隱民曰商山翁茹芝之詠歌凛焉高風美哉而人黄

公之裔誦詩讀書尚友百世言瞻商巖岌其險巇紫盖

亭亭日月光輝靈秀所鍾芳華可挹内美之修曷敢不

力相彼俗流混然薫猶不有君子其與誰儔地下天高

千古一節寤寐勿諼庶幾遺烈

諸葛孔明畫像贊

功蓋三分名成八陣前修有言式贊其盛天弗慭遺巨星斯殞漢不復興玆惟氣運

又

炎祚日微三分鼎列羽扇綸巾天挺豪傑巾幗之遺彼甘屈弱千古茫茫仰止風烈

陶淵明畫像贊

晉祚微冠裳裂柴桑翁抗高節三徑存菊松列解印歸

自娱悦保厥身明且哲邈千載耿不滅

又

斗米折腰身口交累田園歸來澹兮忘世逍遥冠裳高風雅致彼名利徒視寧弗媿

王羲之畫像賛

觴詠風流衣冠儀矩胷涵萬仞之淵神遊羣玉之府一掃千軍兔毫繭楮攻藝學以絶倫在名教為有補千載之下想其聲容庶乎耳聞而目覩也

又

瀟洒冠裳名家儀表神妙天成風雲揮掃波湛鳳池光涵墨沼仰企儀容列星秋曉

梓潼帝君遺像贊

井絡精英邦家顯祀默相斯文思皇多士睟容穆如觀者興起信筆紀靈良有古史

真嘗過武林登吳山梓潼帝君舊祠讀宋髙尚書斯得所著碑載開慶中賈太傅督師江上時向士壁駐

夷陵比師南伐太傅命士壁援忠南士壁詣帝君問出師利害帝君降筆言看取車攻七月詩士壁曰車攻非七月詩也帝君言後當有驗既而士壁斷橋戰勝憲宗晏駕太傅班師穆陵書車攻以賜正七月也以為靈云高公文章大家書事當得其實祠舊在蜀中自蜀破後士大夫順流東下者隨所在立祠至今遂為通祀然則帝君之為靈非一日矣神而明之其天下後世人心所歸仰者哉若乃化書所傳則妄謬

不足信四明後學鄭真識

高僧贊

宋李伯時畫羅漢識者以為洞入羅漢腹中此畫殆得伯時筆意使相遇石橋流水間殆悟其為五百中人也贊曰

竺國西來風沙枯槁咄彼空山永謝煩惱色相本空真如大道神通無方幽深廣浩世情貪嗔孰能我討優鉢金蓮一笑絶倒

邳州判山陰陳先生惟仁畫像贊

以蘭亭之風流倅下邳之守宰修容潔儀燕笑樂豈政教涵濡從容自在肆衣冠之儼如煦朝陽之春譪殆將繼明於前修集勳名於盛代耶

蠢庵楊先生建文畫像賛

前朝太史盛代文學道徳儀型先覺後覺出處從容俯仰何怍淮海天遥絃歌禮樂委羽之仙神交冥漠晩節言遺一丘一壑

漢四皓圖賛

予家四明時友人胡先生仲厚為作漢四皓圖得李伯時筆法及客濠梁以贈國學生王君以寧以寧入京裝潢成軸名士大夫多題詩其上官遊山東西每以自隨後自遼山還麗陵值予尚在濠梁復出以示為之贊曰白髮朱顏先秦遺老心同道同氷霜皜皜商嶺巍峩採芝之詠歌前星弗耀云如之何禮聘敬恭幡然而起萬代綱常君臣父子羽翼之功漢祚以隆審圖觀像穆矣清風

鍾馗畫像贊

骨格稜層形顔磊磈森髯下垂怒髪上起風霜凜然目觸手指羣魅百邪震慴披靡有服厥辜解磔裂毀在當時為不第失志之人千載之下貌之者知其為正直聰明之士

姜先生羽儀贊

道學儒宗文章英傑氣量江湖襟容玉雪鸞鵠逍遥神遊寥泬我懷斯人蓬萊秋月

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贊

世言海上有三神山瀛洲其一也室居瓊樓玉宇其人多美門偓佺韓衆王子晉之流乘風御氣倏忽萬里後天不老凋三光好奇之士喜談樂道長望而弗得至也若乃氣運文明雲龍際會儒學清顯則以彼喻此其亦人情趨慕之至者乎唐武德五年太宗為天策上將於宫西闢文學館收聘賢才得十有八人並以本官為學士秦王朝謁之暇引見討論恩隆禮厚天下號登瀛洲

云以其人觀之若杜如晦之斷房玄齡之謀于志寧之論譔蘇世長之機辨虞世南之書李守素之譜薛收之方略褚亮之文辭姚思廉之節義陸德明孔穎達顔相時蓋文達之經學蔡允恭許敬宗薛元敬李元道蘇勗之才業智能皆足以承清光而邀寵命其所以致公侯將相之盛開太平以詒後世者蓋在於此可但飛騰變化過託於神仙渺茫之域哉閻立本之畫褚亮之贊藏在秘府人莫得見後來畫史輩復託諸毫楮以髣髴

其形似於是波環凝碧峯巒羣玉松柏重陰杏桃芳艷碧柳緑蕉靈芝瑶草琅玕之屬參錯前後四時長春有仰而睇袒而偃趨而前足舉而手指者有隅坐聽琴環席觀奕者有捧卷欲舒援筆欲題盤膝携軸背阮侍立者童僕巾卟捧執趨侍服飾態度瑰竒倘異信所謂人間天上者也雖無以知其孰房孰杜孰虞孰褚亦足以見朝謁之暇幽情雅致所在矣武林劉公闕得而藏之旦夕間有若形聲影響之接者是所謂慕古人而從

之歟夫仙者虛無之談儒者體用之學得儒以致理固無取於仙也然而瀛洲在海外無何有之鄉孰若瀛洲之在禁籞密邇也耶仰惟皇上奉天承運開文淵閣以延皐夔稷契之士都俞吁咈致洪武一統之盛盖不止唐時十八學士而已以公踐歷中外通守東南名郡視唐記室參軍之職固已遠矣或者名還在論思獻納之列是今日之瀛洲即昔日之瀛洲也天下所慕向何如哉予不佞實於公有望焉乃追為之贊曰

鯨海瀛洲鰲戴山立神人攸居塵凡超軼昔在唐興蟠
李其植日表英靈龍姿鳳質天戈所揮車書混一離兩
繼明文館斯闢學海波澄嘉葩美石俊髦于于攀鱗附
翼内饌天厨恩賜洋溢更日分番青綾上直金匱紬封
稽經考籍𫄨𫄧謀猷咸吐忠直跋燭疇咨夜分乃寂致
治隆平於皇美績聖有恩言眷爾鴻碩盍繪是容盍
贊爾德縉紳榮誇誰其儔匹譬彼仙山丹梯峻陟駕
鳳驂鸞翶翔八極孰儀圖之千載一日清風肅如炳

丹凝碧自公委蛇圖書碁奕美觀殊形冠裳屨舄壽域

春臺燕笑遊適賢哲於今寤寐在昔奉以周旋永作爾

式

金郡公彥和畫像贊

老成朴厚之質福壽康寧之慶生際兩朝與物無競杖

屨冠裳儀容斯稱怡然三友之交傲睨歲寒之勁命琴

鶴以自隨閱西州之名勝靈臺湛然太空明鏡會一本

於萬殊恒反視而息聽噫是古之隱人君子保沖守正

用以養修齡而安定分者耶

二程贊

伯仲一家豪傑千古道統正傳沂於鄒魯襟容步趨前規後矩斯文在兹肅拜瞻覩

邵康節先生贊

理闡先天數探皇極天地之心妙寤默識安樂有窩漁樵紀述道徳儀容肅恭履舄

三蘇畫像贊

眉山自三蘇氏父子出而名聲重於天下其始也歐陽公識之王荊公嫉之而軾轍伯仲聯登制科行躋膴仕終不免入元祐黨籍士君子之出處當何如耶然宋家南北三百餘年文運實三蘇氏扶助而振起之盖天使之然也噫此其所以為泰道離明之盛乎為之贊曰

井絡之墟秀鍾人傑父子為三規重矩疊一氣之傳雄文直筆我懷若人蜀天秋月

洞玄傳宗畫像贊

世言洞玄雷法以劉真君為宗真君手蹴水輪足踏火輪金鞭白馬周流下上代著神異今圖像面黑怒目被髪披衣佩金環握寶劒者盖洞玄教主即真君變相用其法以呼吸驅叱者也其次則白玉蟾馬玄君玄君馬太守之女渡海不死閉目隨風至泉州墜地叩泉之道觀即其故宅也遂事玉蟾為弟子又其次則汪雷日薛洞玄丁松隱倪了然凡七傳盖宗教緒次以雷部有功於生民云夫祈禳之説尚矣禮記有坎壇之制春秋有

大雩之文漢書亦有土人土龍之製蓋國家禮典所不可無者也且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合天地之心吾之氣叶天地之氣則其感應之理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若象山陸先生在撫州按方畫卦默坐其中遂致雨澤之應蓋儒者至誠之德有功於化育者如此符水詞祝云乎哉今道家行持取其心腎相合水火相濟故有一氣原神之說蓋有求於陰陽離坎之義亦其理所當然而神明有足依者耳以洞玄觀之嗣教者七人生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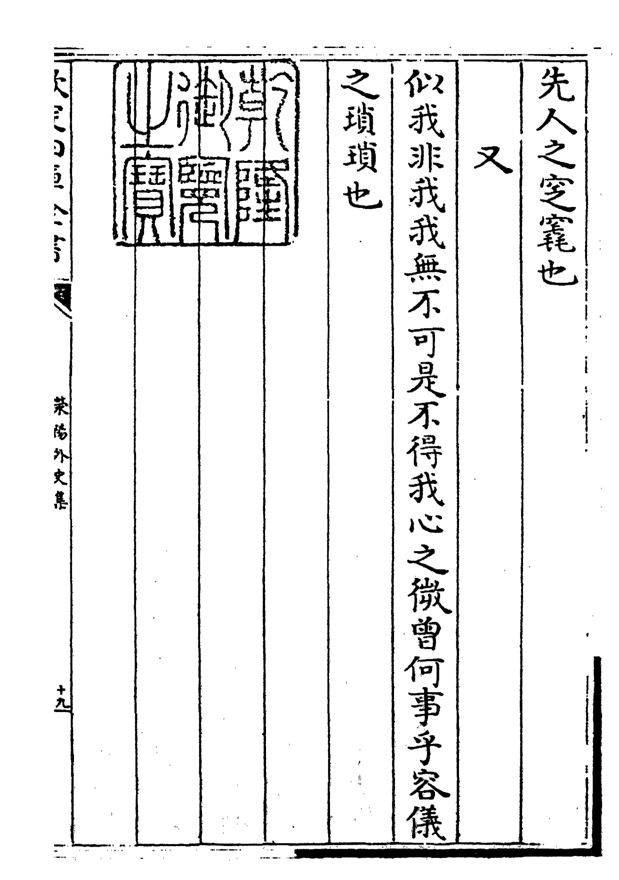
殊形冠服異制然而動天地感鬼神則見其心無二致而法無二門矣為其學者寧不信向興起者乎予忝以經史學托於聖賢之門於神怪末之學而先代祀典明文有不敢忘者憶在鳳陽值夏大旱郡太守有事山川俾奕壇羽士用正一法弗應又求廣信連歲不雨有言及龍祠江殿師者迎至郡城亦不見答噫其非奉神者功行之未精事神者誠敬之弗至耶予兩以學官從郡府後塵瞻拜懇禱至於苦心焦思流汗浹背而不自已

於是時也安得洞玄傳宗者出使膚寸八荒以膏澤萬
物者哉夫方技之學史家不棄況洞玄之學為古今所
宗乎虞文靖公之記王侍宸宋潛溪之傳莫月鼎其雄
文直筆皆足以傳諸後世予何足以繼其百一哉而會
稽陳宗澤求著其實至於再三因不辭而為之贊云
法道之傳先天後天後先樞槖孰洞其玄伊惟教主幻
化雷雨我實真君何論爾汝誰其嗣之有白玉蟾氷雪
肌膚肅爾具瞻婉孌玄君女德之懿大難不死夙與神

契曰王曰薛淵乎其心豹關九重儼焉若臨懿哉松隱吐吞導引衆妙布夷穀神玄牝彼美了然佩裾蹁躚龍虎名山妙悟真詮我懷諸真太空寥泬飛劔龍吟清風明月

自贊

茫乎學海望洋而未之見也邈乎詞林守株而莫之變也老病相仍痛心醜面雖曰尚有志焉而不能不厭且倦也盍將上休致之章遂歸來之願待命聽終庶以依



先人之窆竁也

又

似我非我我無不可是不得我心之微曾何事乎容儀之瑣瑣也

滎陽外史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五十一至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劉　淡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五十二

明 鄭真 撰

頌

擬進平益都頌

伏以聖德昭明誕著聲容之盛戎功赫奕式陳歌詠之辭俯瀝微忱仰干睿聽竊以韓愈之在唐室詩載咏於元和石介之仕宋朝頌實名於慶歷於惟聖代隆冠前

王當羣凶鼠竊之秋正上將鷹揚之日九重拊髀百將痛心國有其人成命煥揚於有日子之於父世讎不共於戴天兵衆一臨罪人斯得槀街懸首馘丕告成功河漢洗甲兵用揚善頌輒少殫於鉛槧佔上瀆於冕旒恭惟皇帝陛下緯武經文撥亂反正聽鼓鼙而思勇士提斧鉞以授元戎濮沿以北祝栗于南既德洋而恩著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復内修而外攘遂臻大業之成再見中興之盛崖碑嵲刻事未盡於形容鼓吹鐃歌文曷殫

於紀述庸陳斐訥冐進威嚴臣某蟄處海邦睇瞻京國
周詩歸美媿非比興之才舜殿颺言共迓都俞之治

擬進平益都頌

皇帝在位之三十年壬寅夏六月逆臣田豐賊其主帥
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闕訃聞皇帝震
悼王音若曰玆予碩輔仗義服勞肅將明威戡定禍亂
於社稷民人是賴大功甫集遽聞死事盡傷朕心其命
將出師正名定罪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輟視朝遣使

行賻贈之禮仍以其爵賜其子臣闕　伏斧鉞總
諸道兵以討之逆臣竄身葢都凡百卿士罔不執干戈
擐甲冑以敵愾復讎為事冬十有一月破其城取豐以
獻磔尸梟首其脅從者以皇帝命赦之山東平嗚呼自
古興衰撥亂之君必有同心戮力為之輔佐故功光祖
宗澤及黎庶伏見周宣王中興北伐見於六月南征見
於釆芑一則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一則曰征伐玁狁
蠻荆來威平淮夷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平江漢曰經

營四方告成于王君臣上下之間所以稱頌形容之者如此嗚呼盛哉伏惟皇帝陛下天啓神斷克清大憝宜有召穆公尹吉甫之流傳之咏歌與周宣匹休臣僻處海隅濡沐膏澤目玆盛事不敢懐默自已謹鋪藻拜手稽首颺言曰

天命我元奄有九域百十餘年休養生息彼氓蚩蚩誰其萌孼朱巾冠裳姦宄攘功桓桓虎臣仗義秉忠起師陜右駕言徂東義旗攸指雲行風從蹂淮蹙汴以奏膚

功于時賊臣鼎魚假息是懐是來匪誅匪殛有莽其蜂
肆爾毒螫負義賊恩㝅成肘腋訃告上聞帝為震驚蠢
玆小醜斃吾股肱國有常憲敢逃天刑哀詔誕頒精爽
欽承嗣子憂芃斧鉞是錫穹爵崇階是繼是襲盡揚爾
威盡鼓爾力以復父讐以糾王慝拜手稽首曷敢不虔
誓師勵衆不共戴天縗墨即戎以為爾先乃類乃禡乃
翼乃前騎車紛紜戈盾委塡如蜩如螗如蝟如蟻百將
萬夫奮命興起仰天大呼怒髮上指冠皆以頹適逃盜

都益城截截臨衝徐徐中權後勁左剪右屠如林之旅
摧朽拉枯𤸫𤸫獻囚連連獲醜勢孤力殲元兇授首維
彼攸居援撫而有犒樂休嘉𩱔炙行酒聖有明訓咨爾
相臣罷止其愬毋戕我民貿貿羣生播告懽忻奔走來
迎豈曰遨巡簞厥元黃壺漿載路是句是宣是煦是嘔
弛而貢輸蠲爾征賦曰寒而衣曰飢而哺益人咸言禍
亂瘡痍王化弗沾歷年於茲孰圖今日漢官威儀載覩
載瞻寧不涕洟告爾有隣曁於同類吾義是歸汝强昌

恃毋侯顯誅以貽後悔棄甲來降涵育盛世大明當天
貽回重瞳皇曰嘻哉裕乃考功青齊既平四方來同鷹
諸廟郊咏歌渢渢

至正壬寅歲眞館授鳳湖方氏著為此文歸呈
先教授府君頗為之喜時方學為古人文章因
俾録示執友張先生子西王先生叔載咸見稱
賞此不忍棄者以先君嘗指授其體要故也

擬晉平王敦頌

維晉永昌元年春王正月逆臣王敦犯建康夏四月自石頭城還武昌越明年今皇帝即位改元大寧敦移鎮姑孰自領寧益都督及揚州牧皇帝集多士於廷詔曰天祚有晉江左中興先皇帝撫運握圖思與二三大夫暨萬邦黎獻經營圖回光復舊物億萬年永孚休而王敦憑恃寵靈搆圖兇逆亂君臣父子之綱忘覆載生成之德稱兵犯闕睥睨神器賞罰黜陟威福自已忠臣義士駢首荼毒先帝道隆包荒志存含垢隆爵重位寵賚

有加而敦過不自悛不朝而去憑陵險阻大肆貪婪江漢湘沔吞併蹂躪告肆朕嗣阼移兵內向矯制干命惟所欲爲稔惡窮兇道路以目夫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春秋之義也敦之罪人怨神怒朕不敢不正以繼先帝之志敢以少牢昭格於廟率爾有衆底天之罰曰導王爾戮力同心肇造我家大義滅親予惟汝能其領揚州刺史凡諸軍之在石頭者咸都督之曰嶠溫爾夙以賊謀告朕先爲之備惟忠惟智朕實嘉之其都督東安北部諸

軍與右將軍敦(下)助尊以守曰詹(應)爾秉師以律輔成朕志其為護軍將軍凡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實都督之曰亮(庾)爾為戚屬國之安危與爾同之其領左衛將軍曰壹(卞)爾出師其中軍將軍曰峻(蘇)曰遐(劉)曰邃(王)曰瞻(陶)爾各以忠藎為國屏捍其咸以兵來衛嗚呼爾有衆尚稱乃干戈擐乃甲胄峙乃錢穀予惟汝望一乃心力慎乃禁令明乃賞罰予惟汝能毋戕不辜毋戮已降用命賞於朝不用命戮於市嗚呼念之哉是月敦使錢

鳳及鄧岳周撫等帥兵向京師皇帝出屯南皇堂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及戰於越城大破之敦以疾斃帝還宫大赦命諸將討沈充王含錢鳳悉平之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策功司徒導太保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詹江州刺史遐徐州刺史峻歷陽内史亮護軍將軍嶠前將軍復詔羣臣傳之咏歌以貽萬世夫出而治兵歸而振旅舍爵策勲以數軍實此先王之禮也疇敢不敷張揚厲以仰荅休命乎於是拜手稽

首爲之頌曰

維我有晉自天受命君臣之綱萬世彝訓蠢彼逆臣恃功以驕如虎如狼如獍如梟誇爾甲兵恃彼徒旅悖慢吽驩憑陵險阻外招姦隣大其朋儔百千其師泝彼上流石城峩峩國之門户據而有之跳梁跋扈飛章叩閽要上不君塗戮將相䘵馳腥聞大國十連請命致討虎旅桓桓刻期電掃惟我先皇道大如天赦其罪辜錫寵聯翩位極鼎台任隆方伯中外諸軍咨爾謨略敦黨賊

恩悖慢自恣天顏咫尺朝覲有違旋兵武昌肆出侵剌
持國大權廢置生殺漢江之滸湘水之陽狡焉思啓以
封以疆馹報星馳匪有朝夕兇謀孔棘移屯內逼皇帝
曰嘻豈不在予國有大法敢稽天誅汝導汝嶠秉忠植
義社稷之臣為國扞敵汝敦汝詹聿大其謀曁亮與壼
刈敵以劉惟峻惟遐曰各刺史奔走偕來咸順爾使凡
百卿士忠勇奮呼咸拜稽首其行于于車馬蕭蕭旆旗
獵獵汝弓則張汝矢則接以戰以守孰禦孰當蓄銳俟

威鋒蝟斧蟾天網恢張元惡殞斃逆黨兇徒或殄或殪馘首安安執訊連連振旅伐鼓言歸言旋帝有明言多士之績赤芾公圭余豈爾惜咸拜稽首天子聖神以赫厥武以彰厥勳江漢砥平岳瀆效職微臣作頌永宣金石

擬晉平蘇峻頌

有晉咸和三年逆臣峻犯京師皇帝出居於石頭城廣州刺史臣陶侃及江州刺史臣溫嶠護軍將軍臣庾亮

會於尋陽抗表請曰蘇峻憑恃威靈肆為狂逆稱兵向闕震動六飛毁裂冠冕睥睨神器忘天地之恩負丘山之罪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揆之古義峻豈勝誅臣某等受寄方岳義不與峻等共戴天敢率西方諸侯暨三吳吏士練甲治兵奉揚天子之明威顯命謹昧死以請遂趨建康督水軍向石頭斬峻臠割之焚其骨餘衆悉潰京師平皇帝還宮大賚賜酺以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鑒為侍中南昌縣公嶠為

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始安郡公自餘爵賞有差謹按頌者宗廟之樂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故撻彼殷武罙入其阻此詩人所以頌高宗也魯侯戾止在泮獻囚此詩人所以頌僖公也伏惟陛下天造神斷福威惟辟三軍用命元惡授首而頌聲不作其何以紹前王之休貽百代之則乎臣官為博士詞業淺陋不足以形容聖德之萬一然當反行飲至之時命爵策勳之日其可使一代之盛事無聞

謹百拜稽首獻頌曰

我晉中興六龍時乘川岳奠靈聖神繼之垂拱無為太和雍熙蠢彼逆臣恃其舊勲披猖不君提兵闕廷三垂震驚羣生靡寧甲兵蔧雲宫室蕩焚六龍蒙塵桓桓虎貔如霆如雷之叶力奮揚天威我師既東秣馬厲戎咸奏爾功師不時淹如火斯炎兇渠以殲伐鼓淵淵俘醜連連皇車言旋太常威儀鳳盖龍旂皇心以怡天語都俞汝功汝謨萬家之圖旅矢彤弓服爾寵隆往即汝邦畀工

叶長江湯湯武功洸洸詠歌莫忘

箴

東園莊箴

人孰無居爾居斯陋適焉安焉何病何疚天地其廬萬物一初日居月諸思與道俱東園茫茫爰即爾所以瓜以蔬以粳以稌爾勤爾勞亦曰有年貢稅既登盍適爾天爾隣爾親來萃來止酒既多旨式燕且喜相在几席有書有琴勿愧屋漏肅爾容襟凡物無常樂不可極毋

曰既艾怠肆是即流俗同汚軿轎輪雲盍完爾節盍固爾身稼穡艱難詒爾孫子崇本去華慎厥終始古之明哲曰衛武公抑詩作誡式鑒于東言行樞機宜敬宜懼毗人司箴敢告僕御

巢居箴為周克復先生作克復左丞雪坡翁子也

眄彼巢居翹然林麓言息言歸迴謝流俗維爾來止川谷其睽謀猷云勞式完厥家綢繆拮据斯牖斯户㡧箬靜幽混沌太古相厥爾躬貊其德音令問孔昭如玉如金

時焉抒毫以篆以隸造物與游一枝焉寄維昔先公冠
帶立朝矯矯詞林翔飛九霄燕翼貽謀堂構在爾盡謹
其承勿懈以弛如鳳在梧朝陽斯鳴如鶴在松秋空迅
征風雨時來飄搖是懼患難之虞式固爾禦冰雪光晶
玩心虛明無安厥棲及茲歆傾粵若縉紳山陰氏陸以書
為巢聖賢是爵千間非廣一榻非卑景行先哲斯其庶
幾粉飾妍華縱奢長傲善終令圖司箴敢告

滎陽外史集卷五十一